



左图：映秀镇。

员随着时间的消逝，悲伤、痛苦过后，会麻木。

有些死者被挖出来，亲人哭几声；有些死者没有亲人，救援人员对死者进行消毒处理后就直接埋葬了。难道我们只能把死亡当成纯粹的自然现象？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更庄重、更有仪式感一点？

张英：听说这个故事与一张新闻照片有关。

阿来：当年和我一起参与志愿救援的有一位摄影师朋友，我跟他说，不准带照相机到灾区，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人哭晕过去，居然有三四个记者的镜头几乎碰到痛哭的人的脸还在拍，我不能接受。其实，志愿者不是专业救援的人，没有专业的工具，只能在旁边帮点小忙，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。

后来，我们帮着各村做一些调配的工作，然后，我看到祭祀的场面，有祭司在废墟上面敲鼓。地震后，因为有的村落不适合重建，整体迁移，摄影师在一个废弃的村庄，拍到了巫师孤身一人为逝去的乡亲

们做法事。这个画面让我难忘，但只是一个故事的萌芽。

这十年里，地震不断发生，2013年芦山地震，2017年九寨沟地震，地点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。2017年6月24日，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，60余户人家，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。地质专家认为，滑坡是因为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质应力改变。

大地并不与人为敌，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，但生存在大地上的人，却无从逃避。怎么描写这场带走成千上万的人的灾难呢？或者，我只是写出创痛吗？或者人的顽强？但这种顽强，在自然伟力面前，又是多么微不足道。

等到十年后纪念日的下午，我在家里书桌前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，下午2时28分，整个成都响起致哀的号笛，在尖锐长长的嘶鸣声中，我泪流满面。十年间，我经历过的一切，我看到的画面，那张照片，连同我在地震灾区所感受到的一切，被神奇激活，一幕幕在眼前重现。

灵感降临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写

这个灾难的故事了。我要书写一个人和一个消失的村庄的故事，用颂诗的方式，来书写那场大灾难，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，歌颂生命，甚至死亡。

《云中记》就是这样来的。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，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，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，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。在至暗时刻，让人性之光，从微弱到强烈，把世界照亮。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。要写出这种光明，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，必须雅正庄重，必须使情感充溢饱满，同时又节制而含蓄。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，发出声音，如颂诗般吟唱。

文学不是体育比赛

张英：《尘埃落定》之后，你差不多有6年时间没有新书。有人说，《尘埃落定》起点太高，你后面的作品很难超越了。

阿来：题材多的是，凭我的手艺写出来，也能找到出版社，大概也能卖个一二十万本。

公众希望有这种刺激，刺激了一次还想下一次更强烈一些，客观来讲这不太适合文学，更像体育竞赛，总得逼着运动员不断打破世界纪录。文学很难说作家超越了什么。

看看文学史，作家的状态，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上，才能够往前走。文学不是股市市场，牛市来了，一路上蹿，没有那样的事情。我们中国文学当中，把那些所谓的自我超越，强调得有点过头。